

北史

冊九

七

八

九

北史卷九十一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七十九

列女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鐘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會真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佳名彰於既沒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霑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並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武功孫道溫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

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

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

秦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爲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爰制

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

其

一封生令達卓爲時

彥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實有華宗挺身淑媛

其

京野勢殊

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旣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遽止一幕

其

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

懷

其

四時遇嶮迤橫罹塵網伏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

發於夢想

其

五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

以驗之殞身是効

其

六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

幽冥永捐堂宇長辭弟兄

其

七芒芒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

味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靡儔

其八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母老家貧赤子蒙眇抱怨於黃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尙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己者輒屏臥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

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醢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讐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臯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

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溫清其子侍立室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旣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尙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汙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輦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弊陋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頵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勃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敕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太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尙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敕有司樹碑旌美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與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并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時號

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梁人乃退豎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踊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爲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鄰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爲營墓立碑自爲制文表其門閭比之曹

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都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爲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爲思遵所聘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悵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閔詔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姿容性婉順帝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

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躋踞主獨折節遵婦道
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
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
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
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
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
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
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弑逆公主
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
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
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
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證謂主

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以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爲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爲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陳義

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爲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善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爲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其反止之數日

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瀋石寶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瀋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慮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賒得至柵下賊亦可圖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因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瀋石還謂寶曰陳都督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紇徒潰散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冊夫人爲高涼郡太夫人賁繡幘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隋文帝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澄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人見杖

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洸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魂爲儀同三司冊夫人爲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翕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盎爲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舉狀上遣推訥得其賊竟致于法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